

李安改编《色，戒》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，又让人对张爱玲这个短短万字的小说发生了极大兴趣。在上海的老人都知道，在1939年底，上海滩曾发生了一个“遐迩喧腾”的大事件——爱国志士郑苹如刺杀汪伪特工总部杀人不眨眼的“76号魔窟”头头丁默村的“刺丁案”。张爱玲的小说，材料便源于此。

郑苹如，祖籍浙江兰溪，是当时上海滩的名媛，曾是当时最畅销的《良友》画报的封面女郎。她精通日语，周旋于当时侵华日军高层，为抗日提供了无数珍贵情报。在刺杀丁默村计划暴露后被捕，被杀害时26岁。

《色，戒》背后，藏了许多历史和故事。小说主人公王佳芝再次被放到了台面上。

汤唯出演的王佳芝的“原型”便是郑苹如。但郑苹如，并不是王佳芝。

记者来到上海，走访那一段历史，并在上海采访到了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基先生，看到了无数珍贵的老照片。



张爱玲写的是她 汤唯演的也是她 《色，戒》背后的真实故事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(上海报道)

《色，戒》中的经典场所 追访郑苹如的刺杀之路

1939年的12月，圣诞节前夕，在当时的静安寺路(现在的南京西路)上，留下了“刺丁案”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
小说《色，戒》的主要框架，也是静安寺路一个下午的提心吊胆。

在68年之后，再次踏上了这条马路，也许，能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子。



西伯利亚皮货店
郑苹如安排的刺杀地点
如今已是中信泰富广场

九月午后的南京西路，车流熙熙攘攘。现代化的水泥森林里很少再有几十年前的痕迹。偶尔在横穿这条马路的巷子间，踩着三轮车的师傅来收垃圾，他摇着铃，叮铃铛铃铛。每个“铃”字都变成冷冷的一小点，一点一点连成了一个个绵延不绝的省略号，切断了时间和空间。

人们在两边林立的店铺里步进步出。南京西路的江宁路口。中信泰富广场和梅陇镇广场对望。修路，很吵。两边的人群在人行道上等绿灯。没有人会记起，68年前，这个路口(原为静安寺路戈登路口)曾有一家俄国人开的西伯利亚皮货店。

那是1939年的12月21日。丁默村带着郑苹如赴友人的一个宴会。午饭回来后，郑苹如

说要去买大衣。把丁默村带到这里，埋伏在马路上的人就可以找机会暗杀他。丁本在皮货店里陪郑苹如看大衣，突然就丢下一叠钞票说：“你买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”从事特务工作的丁一直相当警觉，他在店内发现外面埋伏，迅速躲进自己的防弹车内扬长而去。负责行动的人没有估计到丁那么快出来，错过了最佳射击时机。

如今，人已非，物也早已不是。当年在南京西路1135号的西伯利亚皮货店，几易主人，也搬到了南京西路878号。和店员聊起，她们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故事。



静安寺
郑苹如被逮捕的地方
68年后仍矗立

小说里，易先生在珠宝店发现有诈，夺路而逃，王佳芝知道事情已经败露，心慌意乱走到平安剧院前的场地上等三轮车。等了许久，才来了辆。她上了车说，愚园路。她想去一个亲戚家躲躲，看看风声。沿着南京西路一直往西，还没到静安寺，就听见吹哨子，封锁了。易先生一脱险，马上一个电话打去，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，一网打尽。王佳芝就这样被捕了，不到晚上十点钟，就被枪毙了。

于是就这样沿着南京西路一直往静安寺走。路很长。天色也一点点暗下来。我不知小说中的王佳芝坐在三轮车上，在轮子滚动的声音中在想些什么。也不知在电影里李安会让汤唯在脸上浮起怎样的风云变幻。她会想些什么

呢？

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基说郑苹如当时去刺杀丁默村失败，暴露了身份。她就打电话给丁，说很抱歉，你陪我买大衣，结果遭遇那么大的危险。丁说那是你搞的，你快来自首，不然我杀你全家。

那时郑苹如抱了一颗必死之心。她打电话给丁，说“过圣诞节了，我们见见面。”赴约的时候，她在随身小包里放了一把勃朗宁手枪，那是12月24日，平安夜，心里已有同归于尽的想法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杀掉丁。

结果在去静安寺边上的百乐门赴约时，被“76号”的二把手李世群抓住。



万航渡路435号
郑苹如曾被关押在那，
现在是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静安分部

静安寺的拐角那条路，是万航渡路。以前这里叫极司菲尔路，这里的76号，就是汪伪特务魔窟，始终和罪恶、血腥联系在一起。76号魔窟开张后，在抗战时，肆无忌惮地残杀了无数抗日爱国志士。这里有丁默村的卧室。《色，戒》中众官太太在易先生家打麻将，但这种场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。丁默村极为阴险机警。他从不睡卧室，而睡卧室旁的浴室里。因为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，他每晚在浴缸上放棕榈，起床再拿掉，日复一日。

郑苹如被捕后，汪伪政府为笼络人心，想说服郑苹如的父亲来出任汪伪的司法部长，如果

出任伪职，就可以救女儿，被严辞拒绝。

汪精卫和丁默村的老婆听到抓了一个女间谍，长得很美，都来看，故意加上醋意。

郑苹如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，否认自己是特工，说丁“开始喜欢我，我把我的爱献给他了他又别有所爱，我就找人杀他。要让他知道天下女子不是那么可欺的。”

1940年的2月，在沪西，郑苹如被杀害。

郑国基说，那时郑苹如给家里写过一张纸条。巴掌那么大，好像是从一张大纸上撕下来的。“字我还记得。‘爸爸，我很好，请放心。女儿苹如。年月日。’”

这是最后的一个消息。

“二姑被杀后，‘76号’打了个电话到家里，说，尸体在我们这，你们用多少金条来赎回去。我祖父是个清官，平时生活完全靠薪水，没有厂没有地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尸体流落何方。”清明时节，也无处祭奠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丁被抓，要审判。郑国基说：“丁的妹妹还是什么人，拿了一个黑皮包，装了很多金条，还带了一个女孩来到我家。向我祖母哭诉说，你们不要起诉他，这些金条，我们私了。祖母说，‘她是为抗战牺牲的，我会为了一点钱把她的功劳抹掉？另一点，你告诉我，我女儿的尸体在哪里，我要安葬她。’他们来过两次，都被赶回去。后来在南京审判，我叔叔代表家里人到法院控诉，最后丁被枪毙。”

现在这个魔窟已变成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的静安分部，早已没有当时的一点影子。